

目 錄

【散文組】

| | | | |
|---------------------------|---------------|-------|----|
| 〈瘀青〉 | 金作獎 / 中文系二 | 天目一箇神 | 1 |
| 過自己的慢生活 | 銀作獎 / 外語系一 | 莊妤柔 | 4 |
| 聊齋 - 蘭潭序 | 銅作獎 / 木設系一 | 獎學・金 | 8 |
| 〈使用脫水機的方法〉 | 佳作獎 / 中文系碩一 | 鳳鳴雅育 | 12 |
| 時光 - 求學隨筆 | 佳作獎 / 資管系碩二 | 賴 享 | 15 |
| 洗靜 | 佳作獎 / 外語系三 | 臘月二九 | 18 |
| 桂花 | 佳作獎 / 園藝系四 | 陳米奇貳 | 21 |
| 綠園二舍 孜孜不倦，學習的另一章 | 佳作獎 / 輔諮系碩專班一 | 劉巧茹 | 24 |
| 如果有深淵，貓會將一切推入深淵 | 中文系一 | 鳳鳴雅濟 | 27 |
|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魔法 | 生資系四 | 俞松林 | 32 |
| 千年之後 | 森林系一 | 李祐綸 | 37 |





【新詩組】

| | | | |
|-----------------|---------------|--------------|----|
| 〈在宿舍門前等她〉 | 金作獎 / 中文系四 | 愛你越久我越被動 | 40 |
| 〈在那個我說早安和晚安的地方〉 | 銀作獎 / 中文系碩一 | 鳳鳴雅育 | 42 |
| 〈燒焦〉 | 銅作獎 / 中文系二 | 篠原惠美 | 44 |
| 〈咸豐草〉 | 佳作獎 / 中文系碩專班一 | 鳳鳴雅玲 | 46 |
| 深夜馬拉松 | 佳作獎 / 植醫系四 | 土撥鼠 | 48 |
| 月影憂憂，晨光落落 | 佳作獎 / 應化系一 | Stomach・Ache | 50 |
| 憩 | 佳作獎 / 動科二 | Uni | 52 |
| 第幾次宿舍大戰 | 佳作獎 / 生資系四 | 俞松林 | 53 |
| 漂流瓶 | 微藥系一 | 張庭瑜 | 55 |
| 失約 | 輔諮系碩專班一 | 劉巧茹 | 57 |
| 〈殘夢醒時〉 | 中文系碩二 | 鳳鳴雅翔 | 59 |
| 蘭心料峭 | 園藝系四 | 木易 | 61 |
| 待續 | 教育系一 | 粉末狀在校生 | 62 |
| 冬日獨夜 | 獸醫系五 | 大玉 | 63 |
| 拾光之宿 | 應經系一 | 無名 | 65 |
| 啣啾 | 森林系三 | 稼軒 | 67 |
| 宿舍時光 | 數位系一 | 潘颯玢 | 69 |
| 星夜詔光 | 資管系碩一 | 胡凱翔 | 71 |
| 我的大學宿舍生活 | 電物系一 | 張平暉 | 73 |
| 星・願 | 農藝系三 | 71 | 74 |



序

● ● ● ● ● ● ● ● 學生事務長唐榮昌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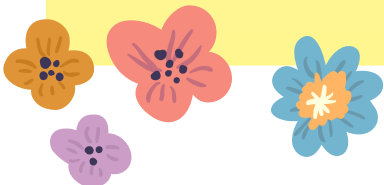
秉持為提供學生優質嶄新的住宿環境初衷，本校積極爭取資源進行各校區學生宿舍興建與改造，優化宿舍的室內空間，以及改造戶外環境，構築學生多元活動及生活、交流的公共場域。公共空間改變成符合新世代學生翻轉學習、團隊互動的場域，共享、共居與共學之「共學院落」，期能提供學生舒適、安全、溫馨及優質的住宿環境，整體的住宿環境，實現「生活校園」。

本校現有學生宿舍座落於蘭潭、民雄、新民、林森 4 校區以及民國路的進德樓等地的多個宿舍區，提升住宿品質及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為同學提供更友善的居住環境，增進同學之間的互相支持和成長，養成良好生活習慣與德行、自尊尊人與自愛愛人、溝通合作並維繫和諧人際關係，重視群體規範與榮譽，基此，宿舍改建和人性化管理的舉措，營造充滿活力的宿舍環境，以建立具有良好品德教育的宿舍文化。

為深化校舍人文精神，刻劃成長心路歷程與記憶，抒發情感，紀錄宿舍點點滴滴，生活輔導組自 2016 年起舉辦「愛舍文學獎」活動，今年是第九屆了。透過公開徵稿方式，讓同學們投稿，本學年度計有散文 28 篇及新詩 40 篇。所有作品經評審老師共評選出，散文金作獎 1 篇—作品「〈瘀青〉」；銀作獎 1 篇—作品「過自己的慢生活」；銅作獎 1 篇—作品「聊齋－蘭潭序」和佳作獎 5 篇；新詩金作獎 1 篇—作品「〈在宿舍門前等她〉」；銀作獎 1 篇—作品「〈在那個我說早安和晚安的地方〉」；銅作獎 1 篇—作品「〈燒焦〉」和佳作獎 5 篇。另也擇優選出 15 篇優良作品。

感謝所有同學踴躍參與以及生活輔導組同仁的辛勞，能順利出版第九屆「愛舍文學獎」優秀作品集，期望同學深入思考宿舍生活意義的契機，感受到在這個共同生活的空間裡所擁有的溫暖和支持。相信同學們之間的連結將會更加緊密，彼此間的情感也會更加豐富和深厚。

2024 年 6 月序於學生事務處



〈瘀青〉

■金作獎 作者 / 天目一箇神

盤腿坐在木椅的時候，低頭隱約可以看見變色的瘀青，上個星期它還是灰黑色，現在則是青紫包裹著點點又模糊的暗紅。

終於完成通識作業，我一心只盼著能夠巴著床躺個十小時，由於睡在上鋪的位置，在抵達目的地需經過巨浪般的考驗，通常我會先穩定的航行，再迅速的駛過危險地帶。左腳一蹬跳上了床鋪，梯子輕壓了膝蓋旁正在擴張的黑洞。這一次我被海浪沖走，漂浮在有蒼蘭香味的海面上，浮浮沉沉的檢討著這次挑戰失敗的原因，是航行得不夠快速？讓海底巨魔抓到了把柄，還是刻意讓自己體驗流浪的快感？我不清楚，暫時不想再探討這個問題，因為宿舍的燈已經熄了，這個情境劇再演下去也沒有月光會陪我游泳。

過十二點了，我依然陷在記憶床墊中，隔壁傳來高低不同的笑聲，吊扇安穩的演奏白噪音，走廊的燈也不知道是誰打開的，它一點也不害羞的照射進來，剛好能亮起我的床。在這種情況下我似乎不能睡了，戴上耳機，循環播放張國榮的「追」。

想起瘀青初成的那天，H載我到學校，我從機車後座下來，左腳已穩定的扣住地面，右腳則是因跨越弧度及舉起重量沒有計算好，大力的撞擊了機車後座扶手的位置。它稍微疼痛了一下，然後在十分鐘之後從淺紅轉變成灰黑色，灰得很難看。

痛與愛是共存的關係，我躺在床上想著這陣子與H一起去過的地方，儲存在膝蓋上的黑塊算是這場愛戀的見證者。我們偶爾也帶瘀青曬曬太陽，帶著它騎過田野間，凹凸不平的路像我們的愛一樣不完美，卻又因為凸起與陰影產生了怪異的美感，像傷口也像愛情。H和我說話的時候，小蟲撞上安全帽，我看著他們錯落的撞擊在透明的安全罩上，一時愣了神，沒有回應他的話，另一方面是怕吃到蟲。下車後，我拍了拍身上被蚊蟲攻擊的地方，發現有幾隻蟲黏在我的腿上，甚至有隻正中了我的瘀青，H遞給我衛生紙，讓我擦拭安全帽上的屍體，順使用手替我理一理拿下安全帽



後凌亂的頭髮。想到這裡，歌詞唱到了：「有了你，即使平凡卻最重要」，平凡具體化愛的模樣，這讓我更加確信愛是看得見的，而我的愛長得像瘀青，看著很痛。

因為愛總是與同質量的痛等比例上升，情感衍生出的牽掛讓人困擾，每當過度在意就會變得「畸形」，當陷入不健康的循環中，又可能會產生逃避心理，或是使用更猛烈的砲火攻擊回去。很多時候爭吵都是這樣產生的，甚至未察覺到這份攻擊是自己投向自己，開始無差別攻擊，或開啟絕對防禦。於是愛變得像傷口，人們守護著刺痛的破損。守護這項行為又格外浪漫，浪漫到當我意識到愛與痛並存時，並無太多的反抗，甚至已經絲毫不在意痛的成分。只思索著，自己究竟能給予對方多少的愛與幸福，我無法去解釋愛的量究竟有多少，它像模糊的影子，像我腿上的黑洞，黑得苦澀，卻吸收了很多宇宙的秘密。

校門口到宿舍的路程不長，H會牽著我走完石頭步道，有時候搖搖晃晃的走在邊界上，調皮的向平衡感宣戰。挑戰沒有成功過，還有好幾次差點拉著我一起跌坐在地上，每天都看著這場景重複回放。夕陽會鑽過他睫毛的空隙，剪成一片一片再重新拼在我身上，我用眼睛偷偷攝影，把他看著我的神情都記錄下來。由於拍攝次數過多，容量很快就不足了，情感的形狀也更加模糊，但這個挑戰賽依舊持續舉行。路燈傾斜著光線，在一排腳踏車旁，我們聽著葉片滑翔的聲音，天上也有幾顆星星在看著，H牽起只有自己2/3大小的雙手，隱約能感受到右手中指有握筆產生的繭，其餘部分皆柔軟。他唱著：「要是能就這樣挽著你手，從現在開始到最後一首」，H抬起我的手，讓我隨著節奏轉圈。在每天都會經過的路口，午夜時分，月下只剩我們，和宿舍借幾塊磁磚的位置，笨拙的跳著未彩排過的舞。他的眼神總是很平靜，擁抱時卻會將手栓得很緊，像是在壓縮檔案一樣，或是像製作可麗餅，讓人變得很扁平，最後再抹上喜歡的醬，將我打包帶走。跳完第一支舞後，靠在他的胸前，白衣上還有早上喝咖啡滴到的污漬。稍微抬起頭，發現剛冒芽的鬍渣，微微凌亂的頭髮，在跳完舞後更顯蓬鬆，有點像道貫橋邊剛開的木棉，毛茸茸又不太有秩序。擁抱可以讓心更靠近，大概因為在物理上，心是真的貼著彼此，心理上則是感受到了當下的安定，日常在平穩的作用下，情感等速的上升。

我們任由痛苦在外部滋生，因為愛與痛需要共存，而我們躲進美好的事物裡，一個下午只聊一張紙或宇宙的形成，繞著操場、公園，也許會在宿舍外打圈，偶爾規劃下部電影要看什麼。我的視線移到了牆上的一個黑點，它會不會也覺得很痛？這時耳機中傳來了張國榮的聲音：「有了你，即使沉睡了，也在笑」，老舊的宿舍裡，白牆斑駁得很不理性，好像一個人任由自己的脾氣壯大，剛好有一小塊黑點，在離我最近的那面牆上，有條理的長在最白、最潔淨的位置，這應該是宿舍裡少見的地方。這讓我想起了H背上的痣，他的背像記憶床墊般厚實，有一些具體的堅固印記，恆常守著他的肋骨，像戰地的士兵。很老派的情節，或是說這屬於很老式的概念，但我依然盼著這種，「有了對方，餘事皆輕」的愛戀，因為這樣一來，所有的貪念也都只與對方有關。那種睡著後也能笑的幸福感，是知足及安全所構成，就算被光害干擾，也能因為感受了安定，以安穩的形式入夢。

離別時總會擁抱，H也常不小心撞到我的瘀青。我們都躲在成形的事物裡，醜陋又陰暗的瘀青在小腿形成，扭曲得很浪漫。黑洞吸收了從嘴角滑落的豆皮，集中在椅子上的衣服，梳子上長短不一的頭髮，忘在車廂的鑰匙，樑柱般擺放的酒瓶，地熱冒出的濃煙。一束花從台北搭火車來，你像晚風輕撫著傷口，痛包裹著情感，青紫色圍繞四散的鐵紅，嚴謹保護著年輕的愛。





過自己的慢生活

■銀作獎 作者 / 莊妤柔

宿舍中央桌子上還有冒著氣泡的酒，炸雞也還沒吃完，但大家已經東倒西歪了，眼前的杯盤狼藉沒有人收拾，手機內建的手電筒也被放上喝完的紅酒瓶充當氣氛燈，微紅的夜晚，微瘋的宿舍，微醺的我。眼神一片恍惚，突然想到開學前自己立下的目標，期許自己過上想要的生活，因為每學期都是一個新的開始。然而新的改變並不是這麼容易，總有事情像藤蔓一樣纏住自己往前的步伐。我的五感被糜爛的生活抽離，好像過得越像大家口中的「大學生」，我的人生就會越成功。冰冷的地板上有小沙子磨著我的大腿，並不是很舒服，但是我為了和大家一起度過一個生日的夜晚，撥撥地板也就坐下了；應該沒有人會想和整天挑剔的人做朋友吧！「碰！」酒杯相撞的聲音把我拉回現實，不知不覺，我已經拿起酒杯和舍友長談短短的人生往事。「碰！」再次回神的時是腳撞到了爬梯。痛覺使我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才反應過來我也洗好澡躺在床上準備睡覺了。這一切好像不是我在經歷的，因為它只是一個例行公事，沒有甚麼特別，我不過是在過每個大學生都在過的生活。手機螢幕亮了起來，在關燈的宿舍空間內顯得有些刺眼，我彷彿失了面部肌肉的看著眼前的限時動態回覆：「哇！大學生活！」、「欸！都不揪喔！」、「自己偷偷喝喔！」僵化的手指沒有力氣再點開熄掉的螢幕。攤著臉的躺在上舖單人床上，冷氣的低鳴聲加上捕蚊燈毫無節奏的電擊聲刺激我的大腦。我出現從來沒想過的想法。「還是我明天去晨跑？」

慢生活有時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想法，出現在每天早上和一群總是快遲到的學生擠電梯時、偶然感受到宿舍外一排青綠樹下寧靜氣氛時，以及現在——站在朝露即將逝去和大地合而為一的交界點。一切都是祥和的秩序中有一個互相照應。我在無人的電梯外大吸一口七點的空氣，那樣的清晰和沁涼是第一次出現在我的宿舍生活中。這純粹的如剛出生的小羊一樣可愛冷晨值得我綻放一抹可比太陽、精金的微笑。面對不疾不徐的一樓大廳，我伸完懶腰的手漸漸放下，眼前是倒映我愜意臉龐的鏡子。這是少

數觀察自己的時候，平時就和大多數學生一樣，飛快的穿梭在不到五十米的「長廊」中，只為了搶在他人面前搭可以讓雙腳休息的電梯。現在這個我才是真我，儘管這裡是宿舍，但它與我是一體的，它可以感受到我放鬆的神經；我可以知道在某個角落有螞蟻在上工，或許他們正在用觸角溝通我這沒看過的早七異客。阿！今日的宿舍是那樣的活潑！果然，人生就是一場減法，是一個不斷刪減的過程，人生路越接續走，捨棄的東西就越多，直到我捨棄了不需要的匆忙時，我才真正做回我自己，徜徉在時間的洪流中。

外面涼涼的空氣包圍著我，輕輕撫過我剛晨跑完還劇烈的心臟，如水般的風搖曳著我的短髮。簡單擦去又滲出來的汗，赫然發現從早到現在我的嘴角都沒有平直過，原來把步調放慢是感受世界最好的方式。原來的我們都知道要觀察、體察世界，然而在現在的時代中找出適合自己的觀察方式卻是極為困難的。還好我在與宿舍的交流中得出了心得。這樣看來，與其說它是讓我歇息的地方，不如說是我的朋友，一個讓我流連忘返的地方。「嘩！」門禁解開的聲音將我飄忽的思緒收攏在尷尬的場景中，面對同學狐疑的眼神，我只好訕笑的點頭進門，進入開始有煙火氣的大廳。八點的時鐘一步一腳印的往前，我緩慢的往電梯方向走。七等生在《重回沙河》中提到，生活的歷程就是去體驗這一切的細節。早上不急，我也放慢步調體驗這快世界，快人生。這好似我從一倍速的世界撕開空間強行進入兩倍速的世界，迎面而來的急迫把我吹的不成人形，所有人和事都從我旁邊呼嘯而過，全都快成一直線，而我是一個點，坐落在這泱泱大海中，所有思緒撞擊在我的四周。我斜倚在三人座的長椅上，這是我少數不顧別人的眼光的做自己，大概是今天晨跑和舒適的早晨讓我有勇氣靠在宿舍身上吧！即使椅子其實有點硬，鏡子其實有點灰，大廳其實有點吵，但是這些美中不足的地方才是宿舍最漂亮的姿態，是最親近我們的樣子，它是一種溫馨，讓我吸收一個又真又活的世界。畢竟一個完美的物事總讓人感到敬畏和害怕。相反，有點瑕疵才是最容易讓人依賴的狀態。好險，我還有機會緩緩探索神秘但溫暖的綠園二舍。如果一生都這樣樸實但心被棉花充滿的度過，倒也是一種生活的自由實現。



與其說是自由實現，不如說是做回自己。這個自由是指讓我們傾聽內心的想法，依著本來的樣子生活。最近開始看心理學家卡爾·羅哲斯的《成為一個人》，裡面提到了生活總被「應該是」，而非「真正是」主導，總是依賴別人去想、去感受，被動接受世界觀。因此，需要過一個做自己的慢生活，不被旁人干擾，也就是純粹自己和生活。這是一個態度，是一個可以自由調適力度的風格，也是我曾經奔向的人生。還好我背後還有屹立不搖的綠園，可以在我沒有勇氣去獨樹一幟的時候回到床上重新思考我的初心。這時的綠園就像我的秘密基地，整個學校的學生、教授都不能接近的小地方，是在校園中平靜安穩卻讓我思緒起伏奔放的一隅。寒假時我偶爾會想起上舖的單人床，是那個在床縫中塞滿衣服但有安全感的單人床。上舖有一個自己獨享的清幽，在上面讀書時儘管樓下再吵也能自動開啟降噪模式，甚至空氣也是柔和的。如果空閒還能小放一首輕音樂營造咖啡廳的感覺，也是一種自在。想來那時候就已經想開始一個做自己的慢生活。再上舖時，睜眼能看見徐徐轉動的電風扇，再細心點能體會它旋轉時歡快的低鳴聲，像天女散花一樣美麗開朗。如果夠安靜，閉眼能聽見一樓排球場球鞋的摩擦聲，更遠一點，還能感受火車速度的餘響，是一陣風從背後往前吹，撥亂我的心緒。不過更多時候我喜歡閉眼假牀。閉眼假牀時就是我在和宿舍對話的時候，或許感受不真切，但我欣賞它每個形狀，這是一種意識的流動，閉上眼時還能以第三人稱環遊四季的宿舍。幾個禮拜之後意外發現宿舍氛圍變得不是過去想像中的緊湊，舍友跟著我一起早起享受早上的安寧，原來做自己後可以改變他人，或許是正面影響，或許是負面影響。但總歸，放慢速度後可以有更多時間思考，畢竟人類並不是一個靠速度取勝的群體。

人的想像來自於生命的簡單，觀小孩子的想像力，就可知再還沒接受一切價值觀時，人的腦是可以那樣的活躍、跳出框架。同樣道理，是因為時代的價值觀讓我們把自己受限於某種特定的想法。因此，我在開學前設下了希望能離開我的安全區域，勇於做自己；這也是另類的跳脫舒適圈。還好是坐落在校園的宿舍，一個幽靜的宿舍，像朋友的宿舍，讓我可以沒有後顧之憂的安排自己的生活，活一種自己的人生，實踐我想像中的大學生活。進而去改變宿舍氛圍，變成一個簡約、不疾不徐的舒服步調。

人生是一道選擇題，當我開始以自己的抉擇在生活時，我也同時在觀察世界的選擇，讓我和宿舍、和學校和同學鑲入式結合，而非改造，也非委屈。是以自己的特色去和大家融合，如果自己是凸，就去找屬於自己的凹。以我的選擇，即便是大學生活，也是和真我，和綠園二舍，去過一個自己的慢生活。





聊齋一蘭潭序

■銅作獎 作者/獎學·金

二零二三年，九月二日。蘭潭六舍農學院新生入住之日，正值颱風海葵侵襲，多次確認過學校發布的入住資訊之後，仍然須前往蘭潭，此時家人們的神情一頭霧水，媽媽問：「颱風都已經來了，今天到底要不要去搬宿舍？」，我：「要！學校說要！」，家人們只好冒著風雨陪著我前往嘉義，那時我們家沒有車子，所以是搭乘嘉義客運，有我弟弟、妹妹、媽媽。我很懷念那時和他們在一起的時光，就像小旅行一樣，整台客運上都是我們家的聲音。

到了嘉義彰化銀行，要轉搭國光客運中山幹線，現場也是下著大雨，當時想著是不是不該讓家人為了我受苦，於是開口要他們先離開，我隻身前往就好，然而我走到了對向的路口，望著他們的身影，車來了，我提著大包小包，殊不知上了賊船，我搞錯順向和逆向，聽到老媽打來的電話才發現我搭錯車，立即下車，和他們會合，我當下的心情非常懊悔，和他們說當初不應該和他們分開，應該要和家人同進退才對，家人的心是連在一起的。

總算到了宿舍，但先前又出了烏龍，司機沒有在月影潭心放我們下車，進了校園，結果家人們和我一同用走的上愛大，過程中也是下著大雨，屋漏偏逢連夜雨，爬坡走到體力透支，歷盡艱辛才到達，總算是整理好了，如果他們沒有陪我一起來我大概會一個人迷失在嘉義。

開學是九月十一，遇到颱風和地震，停課。新生訓練改到禮拜三，第一天就停課，是難得的經驗，當天我搭公車去了大潤發逛逛探索，也是下著大雨。

九月二十二日，開學後我水土不服，食物中毒，前一天在宿舍的我發燒冒冷汗，身體嚴重痙攣，帶著生病的自己，隻身一人冒著風雨搭公車去文化路看醫生，不料，看一次看不到，三天份的藥吃完了病情也沒有起色，回診了兩三次，基本上我開學的第一個月都是在食物中毒中度過，我覺得應該是學生餐廳的食物不乾淨，好難受，食物都不好入口，吃什麼都有嘔

吐感，當時的我萌生了：「是不是當初不該來這裡？」的想法，後來醫生開了強效的藥，但是什麼病醫生也不清楚，症狀有減輕一些，還留下了後遺症，喉嚨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但之後或許是適應了還是不曉得，痛苦的感覺消失了，我現在可能是「鐵胃」了吧。

在宿舍真的是好山好水昆蟲也多。生物多樣性非常高，房間裡時常發現椿象、蜘蛛、飛蛾、獨角仙、鍬形蟲等昆蟲，但最嚴重的是「螞蟻」，山上的螞蟻果然厲害，跑得快體型又大，只要有食物或昆蟲屍體，必定以極大數量出現，防不慎防。有一次半夜在睡覺，耳邊傳來一震啪啪響，我被一隻飛蛾嚇醒，因為我床頭是電箱，還以為是電線走火，然後那隻蛾一直往我的臉飛過來，是一次恐怖的經驗。

前幾天，椿象在室友的位子，沒有幫他抓椿象，他生氣了，後來他自己抓到了，他說：「這是一個寢室的問題，你們在那裡玩手機然後睡覺！」，老實說之前如果有蟑螂、椿象什麼的出現在我床位，我也是自己處裡，後來另一個室友還買飲料給他喝？天下居然有這麼好康的事，罵人之後，被罵的人還請喝飲料？

住宿生騎摩托車難免會遇上車禍，但是我還沒有摩托車，我的室友三個人，在嘉義出過車禍，開開心心出門，在要去吃麥當勞的路上敗興而歸，麥當勞也沒吃到，我該慶幸我沒有摩托車嗎？車禍這種事出一次就萬萬不可了，我的家裡禁不起這一次。

沒有摩托車的我，一開始是先從走路開始，木材利用工廠在學校外頭，綜合教學大樓和圖書館又離系館和宿舍那麼遠，後來同學叫我騎Y O U B I K E腳踏車，但只有Y O U B I K E是不夠的，有時候會沒有車子，木材利用工廠也沒有Y O U B I K E車柱，之後我請爸爸把我的腳踏車從雲林運過來，自由度提升了不少，但是也不能走太遠，運動會時班導說要請吃飯吃六扇門，我不知道路，想說先騎腳踏車探路看看，不料環潭的路線都是斜坡，大學生騎機車都騎很快，沿路上也難免會看到車禍，一路上，上坡、下坡都有，而且是晚上，對我來說，騎到大雅路是一種挑戰和探索，我才可以認識到宿舍以外的世界，當然：大雅路整條也都是斜坡。我媽媽在工作，也是在嘉義讀書的大學生實習生同事，聽了我的事都說：「不會太累嗎？」，我同學都說我瘋了，會不會太硬了。



這樣的行事也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原本腳踏車放在家裡騎沒有保養的習慣，每天往返宿舍的爬坡，偶爾前往大雅路走走，沒有變速和保養，牽去給學校修理腳踏車的阿伯看，他說：「你的車真不是普通的爛！」，整台車重要的零件都壞光光了，他一語點醒夢中人，原本以為只是踏板掉下來而已，殊不知煞車、變速器、鍊條、齒輪都壞了，這樣會有危險，老闆也是割愛將他寶貴的零件換給我，現在腳踏車材料很貴，已經算是破費幫我修理了，後來他還送我橘子說要跟我結緣，他現在算是我的貴人了。

宿舍固定禮拜二、四、日會安排值班倒垃圾的愛社服務，規定是這樣的：一次沒到記四點，第二次沒補做記六點（十點即退宿）。我們房間六三二一號房，幾乎每次都是被排到禮拜日值班，雖然一個學期的值班次數不多，五次以下，但回宿舍後的第一件差事竟是如此，真叫人不愉快，但工作內容不至於太困難，人有到就好。

來說說我第一次被記點的故事好了，當天晚上，室友們有泡麵買了一個學期沒吃完，剛好還沒睡也肚子餓，幾個人煮一煮，吃一吃，最後一道工序，洗碗。廁所在樓長室旁邊，洗碗的過程沒問題，頂多有碗盤碰撞聲，問問需不需要菜瓜布洗碗精，正值我們洗好碗筷要離開時，樓長！出現在門口擋住我們的去向：「學號幾號？報上來！」，說完：「半夜吵鬧聊天，記三點。」，就這樣一眨眼的時間，還來不及回神，畢竟夜深人靜事發突然，回到房裡還是覺得很突兀，「我們那麼乖居然一口氣被記了三點。」，看來是白天不知道夜的黑，暗路走久了會遇到鬼，下次半夜會小心一點。

學期末了，寒假必須清空房間，我幾天前就把床墊和所有的家當都收到衣櫃鎖起來，彷彿像我沒來過一樣，然而這幾天，我睡在又硬又冰冷的床板上，室友和我說為什麼要那麼克難，我說因為不想麻煩家裡的人幫我載，東西也不多，一個衣櫃就把我全部的東西一個也不少的裝滿了，他們總是說，為什麼你的座位總是那麼乾淨整齊又簡約，我東西家當少，當初來這裡的時候，只拎著一卡行李箱和包包，也沒有筆電，頂多就是生活必需品和衣服爾爾，別人不知道我內心在想什麼和我的經歷，我內心的痛，我的傷，一個必須煩惱金錢和大學學業的天秤不等重，過意不去的成年人？小孩？他們不是我，必然不得其解，會不明白，是理所當然。

現在是大一下學期，已經到了宿舍幹部徵選的時候了，公告第一天我



就拿了報名表，想要爭取住宿的權利，當幹部也可以增加我的工作經驗，另一方面就是住宿抽籤的中籤率太低了，為求保險先填報名表，關於幹部的徵選，我有自信我會錄取，除非我名落孫山，就只能抽籤了，聽天由命。在外面租房子比較貴，價格跟宿舍大概差了十倍吧。只有腳踏車的我住宿也比較方便，家當在暑假也不需要搬回家，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大學四年都住在宿舍，可能有人會說，住外面比較自由，但其實自由掌握在自己手上，對自己有多少的自律，就享有多少的自由。

大一下，這是和這群室友好夥伴們一起住的最後時光，我很高興當初緣分的安排，有這樣的邂逅，之後大家即分道揚鑣，有人追求轉學轉系，考研究所，或者是本系所的鑽研，認真讀書、工作、都是在尋求理想的自己而努力著，大家都是在找尋適合自己的歸宿，即使分開我也不能輸給他們，我也在前往遙遠高峰的路上，以不同的方式。





〈使用脫水機的方法〉

■佳作獎 作者 / 鳳鳴雅育

我想我不是擅長維持關係的人，就像下著雨，我卻不知道雲在哪裡。

他說，午後雷陣雨就是，雲強烈對流之後所下的短暫雷陣雨，強行經過，卻又嘎然而止，通常為太陽雨，只有那一塊地在下雨。

滴滴答答，建築物外在下，屋內的人也跟著流放。

新訓前的一切遇見都是隨緣。

脫水機高速旋轉，撞擊聲響穿透原本隔音就不太好的宿舍，劇烈搖晃的程度彷彿要把所有水份從衣物上甩開，在浴間上演一場撕心裂肺的分離記。不安的四肢徘徊在轟轟大叫的脫水機旁，無所適從是每個大一新生的基本配備，他的慌張溢於言表，脫水機旁的排水管微微破裂，落下的水珠聚集成一灘小水窪，映出他眼眶中晶瑩的淚水在打轉。我走近他身邊，告訴他不久前我也站在同樣的位置上尷尬糾結，我們面面相覷的對看，相視而笑，才發現，這一眼就是四年的緣分。

大夥兒畢業之後，每當經過市區的標地物，便無法再冠上「誰」住在這附近的記號，大雨滂沱，席捲而來的斗大水珠拍打著地面，地面上的建築物逐漸變得模糊，往事也成為曾經，沖刷著回憶，記號隨著放晴而消失，又換上一批新的痕跡。

大一新生逐漸走上軌道，成為老練的住宿者。我們會知道洗衣房左邊數來第二台洗衣機特別難操作（興許是附會，但室友間的小道消息也總是可信的）；知道舍監不在又沒帶鑰匙時該用什麼角度爬窗；知道怎麼從日復一日的難醒的早晨中，搭配好鬧鐘與廁間使用人數的時機，發揮最大的力氣與夢境拉扯；而我們也摸索出安撫脫水機的訣竅，那同樣是放置角度與使用時機的拉鋸戰，轟轟聲依舊穿透走廊，而老練的住宿生早已習以為常，淚水保留給學長的拒絕與同學之間的合作摩擦（那又是一個撕心裂肺的新戰場），那時候的我們用盡心機便只為了讓省下烘衣機的10塊錢可以多買一瓶麥香紅茶，那時候。

五、六月的民雄總是常下午後雷陣雨，他說，他的租屋處有一扇正對天際的窗，雨後的彩虹總會悄悄地進入眼簾，是一處不會流淚的地方。他說，租屋處的脫水機很安靜，不會轟轟作響，他說，外宿的開始還不賴，除了反覆出現的皮膚過敏、切水果切到手指出血、排水孔堵塞、大批螞蟻駐足家中、馬桶不通、機車不小心騎到沒油、親友陸續確診以外，整體過的不錯，他說，好懷念以前可以共享日常的日子。

畢業以後，我留了下來，9月悄無聲息的走了。生活偶爾會出現他的名字，老師們都惦記著，也會開開玩笑，就像以前一樣，又些許不同。但我總是想著，如果這時他在。就像我總是下意識的在經過民雄圖書館時看看他的租屋處，才又會反覆的意識到他畢業了。他的日記開始出現新的生活，有聽過的朋友，有素未謀面的老師，以及許多我已經不知道是誰的人。我告訴自己，等9月的實習座談、等北上讀書會的發表、等到約定的那一個改天，我知道我們會見面。

但我想我不是特別擅長遠距離的人。

在嘉義時只想著嘉義的事，在彰化時只想著彰化的人。我不習慣突然捎來的問候，也不會隨意打斷他人的日常，任憑手機裡的聊天室被下放，直至某個沉靜的夜裡、夢裡，直擊胸口的想念。

而眼淚總是為平凡的生活突然來一記爆擊。

從眼眶濕潤到鼻腔，再到喉嚨哽咽，那是三秒內可以完成的一件事，就如同喝水那般平凡的日常，嗆水時，從喉嚨灌水到鼻腔，再濕潤眼眶，那也是三秒內會發生的事。有時會困惑，不就是喝水嗎？但是，事實如此，如喝水這般小事都能哽在喉間了，又更何況是那刻骨銘心的淚，會隨時蓄勢待發的給生活一記爆擊。

而我在離開宿舍四年的今天找到了一個完美的詮釋——細水長流。

我想我很適合當細水長流的朋友，保持適當的距離，卻又保有貼近的心靈，偶爾捎個消息，我便能度過一個又一個想念的春天。

從大一學妹那兒聽說，宿舍脫水機依舊轟轟作響，總得掐準適當的重量，以平均的精準的角度填滿脫水機的空隙，並算準重量與脫水時間的時



機，按下開關，在浴間的地板上留下一攤小水漥，我總是想，或許，每年都會有這麼一位初來乍到的大一新生無所適從的站在同一個位置，而後他會遇見相伴四年的朋友，他們會在不同的租屋處分享破碎的日常，會吵架，也會和好，而他也會相信細水長流的緣分。

午後雷陣雨的季節靠近了，滴滴答答的落在建築物外。



他捎來一則訊息：

「有沒有推薦的脫水機品牌？」



時光 - 求學隨筆

■佳作獎 作者 / 賴享

4月1日，校園鐘聲盪響，透過窗外的春風輕拂，下課了…。

我踏上回家的路途，一路上，眼底盈滿新生的花苞與櫻花綻放，沉醉其畫面中，漸漸地，放空。風起，一陣暖流忽然將我帶回到去年冬天，是一段寒冷且溫馨的時光。

2023年2月7日，我身處馬祖北竿，冬季寒風刺骨，攝氏1度。

清晨五點十分，我站在這座被大海包圍的小島上，穿著厚重的軍絨大衣，手握望遠鏡，遠眺著一片茫茫霧海。我口中不時吐著白霧，心想著，空氣好像比往常更冷，漁船也不見動靜，我不自覺喃喃道。

「服兵役也快結束，過了這波寒流，我就要離開這片土地了…。」

在馬祖，一切都顯得不真實，北竿四面環海，是個軍事島嶼，駐有眾多軍事基地和據點，身處捍衛海疆第一線，緊張的氛圍到現在都難以忘懷。不過，我在島上休假期間，時不時深入探索當地風土民情和美食，享受慢節奏氛圍的生活，聽著海浪拍打聲十分愜意。馬祖充滿著古色古香的聚落，每一處都藏著動人的故事；尤其，北海坑道更是聞名遐邇，穿梭其中，而深刻感受到前人的偉大和辛酸。前往坑道的路上觸目驚心；周圍環繞陡峭山崖，殘缺的炮口，撫摸石砌牆痕。而坑道內垂掉著數百條電纜和陰暗濕冷的氛圍，讓我不禁心生敬畏，想像著這裡的士兵曾經歷的汗與血揮灑的艱辛，使人動容。

2月10日，天空湛藍，太陽還未升起，我們迎來退伍，大家一如既往地早早起，但心情卻五味雜陳，作為班頭的我檢查完行李，清點人數，站在一旁等待排長的指令。

「各位啊！排長我就不再基本宣教，很高興你們從稚嫩走向成熟，但千萬別因此鬆懈。無論你們身在何處，都要時刻警惕自己的言行，過好自





律的生活。當然，如果你們想留下，歡迎簽下去，哈哈。最後的升旗，大聲唱。」

聲音奏響，我們隨著「三民主義…」緩慢升起國旗，回想起這片土地的點點滴滴；從全副武裝作戰訓練及結實到站崗守衛的寒冷，從班長和學長們的精神答話到同袍間的默契。這一切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海。直到「…貫徹始終。」劃下句點。

9點10分，太陽活力四射，我們站在夾板上，聽著海浪的拍打聲及鳴笛聲，漸行漸遠，再見了，馬祖。歷經整整7小時的航程，終於回到了台灣。

卸下軍人的身分，享受著兩天的休息時光，接下來，我將踏上新的旅程，攻讀碩士學位。前往新的環境，新的校園，迎接新的挑戰；期待下個階段的啟程，內心充滿忐忑及興奮交織，難以言喻。

2月12日，禮拜日早晨，家人們專程送我至嘉義，我內心感動之餘，一路上的精力如同南下的溫度高昂。穿過山巒，眺望翠綠田野，越走越靜，直到穿越一片片鳳梨田，來到了宿舍。

正午，我告別了家人們，辦理入住手續，一進房，與室友簡單介紹後，開始整理行李。床鋪、衣櫃、書桌已積滿灰塵，我忙碌地擦拭著每一處角落，為新的挑戰做好準備。

隔日，2月13日，開學了。

早晨，鬧市格外平靜，人們還在夢鄉中，而我已漫步於校園中，南部的溫度比北部高的多，明明是2月中旬卻讓我有種夏天的錯覺。枝上的鳥群和樹下的松鼠，顯得朝氣許多，沿途彷彿隔絕一切；享受這一刻，思索著未來規劃，穿行過數個走廊間，一切都極為陌生，但有種莫名預感，過不久會熟悉一切…。

鐘聲響起，上課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熟悉了嘉義的生活節奏，享受這座城市的熱情和活力。每日都穿梭於校園和街頭之間，感受一切的美好。逢時五六月

新民與蘭潭校區都盛開著黃金阿勃勒花，而兩旁道路高高垂掉一串串的黃色花瓣，讓人宛如置身閃耀的金黃隧道，整個城市充滿了生機。轉瞬，秋季11月上旬，校內開滿羊蹄甲，花色逐漸由淡粉紅色轉至紫羅蘭，色彩繽紛燦爛，隨風飄逸，香氣四散，花瓣翩翩起舞，增添校園斑斕色彩，心情也被渲染，不自覺掛著笑臉，前行。

如今已是四月櫻花季，時光匆匆流逝，但我對生活充滿了熱情和期待。無論是回憶過去，還是展望未來，我都充滿了希望和勇氣。這段旅程將會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珍貴回憶，還再前行，而我會用心珍惜每一刻，綻放生命的花火。





洗 靜

■佳作獎 作者 / 臘月二九

每逢週二下午，是我所謂的洗衣日。這一天，因為只有上午的課，故在下午時，我可以悠哉緩慢地整理要洗的衣服，預設幾天後不會想穿的可能，再提著一大籃待洗的衣物搭電梯下樓。

這一天通常是心情極度愉悅地，除非遇到兩種情況—電梯壞掉與洗衣機全滿。同住五樓的房客應該知道，看到電梯壞掉的一瞬間，那種從頭澆下一盆冷水的感覺，更何況還提著滿滿一籃衣服。這時候原先的洗衣計劃就必須得改變時間了，而本次洗衣也以失敗告終。那另一種情況呢？想想看，當你興高采烈地想把積攢以久的衣服洗掉，抱著愉悅的心情到一樓，卻發現所有洗衣機都滿了，且根本無法得知何時會洗好，失落感猝不及防地出現，甚至有白費工的感覺，連帶著在衣服洗好後，原本應得到的放鬆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濃濃的疲憊，而原先愉悅的心情也煙消雲散。

很不幸的，那天的洗衣日我遇到了第二種情況。

猶記那日天空一朵殘雲都沒有，是一片汪洋的藍，這種晴空萬里的好日子搭配所謂的洗衣日再好不過。吃完學餐後，我特意繞到洗衣機那看了一眼，很好，還有兩台空的，我上去再下來應該也沒有人會使用。所以上樓後我緩慢的收拾，嗯，這件應該要洗了，那件也是，慢慢整理出了一大籃，確認零錢、洗衣精、電梯卡都拿了，懷揣著興高采烈下樓。

結果，顯而易見的，洗衣機都滿了！此時該怎麼辦，一般情況下，會有三種選擇。第一種選擇，在原地等候，看哪台洗衣機會先洗好；第二種選擇，髒衣籃放在原地，回房間等，覺得是時候了再下來，但會面臨依舊都有



人在使用的情況；最後一種選擇，今天的洗衣日先跳過，換成改天。在這些選擇內，第一種是最輕鬆容易的，所以我留在原地，但糟糕的是，我忘記帶手機下來，只能在原地空等。

所以我開始四處徘徊，到處閒晃，尋找一絲可以排遣無聊的蹤跡。剛開始，我坐在椅子上看著停車場，看從機車上下來的同學，匆忙的往宿舍前進；看隨風搖曳，發出沙沙聲的樹葉；看透過樹葉間隙，肆意潑灑的陽光。正當我開始覺得無趣的時候，一隻小松鼠從樹幹上快速地溜下來，牠跑得很快，我只看到一小搓卡其色的毛躲在樹幹後面，再一蹦一跳地，竄到不遠處的樹上。

此時，一陣腳步聲由遠而近。

一個提著洗衣籃的同學，緩慢且從容的，走到一台洗衣機前，看了一眼，將蓋子打開，拿出兩三個洗衣袋，再用來時那種輕鬆的腳步，不慌不忙地走了！

我立時衝過去，將自己待洗的衣物全丟進去，鬆了一口氣。

當下我才明白，洗衣洗的不僅是衣服，還有這星期的煩惱；心情沮喪的原因不是洗衣機全滿，而是計劃並無完美進行的缺憾，安排未順利完成的不圓滿。

待洗的衣物在洗衣機裡轉動，從髒污到潔淨，就像充滿各種思緒的腦袋，一步一步梳理凌亂的想法，最終回歸有序。我很喜歡形容頭髮的「三千煩惱絲」這句話，在佛教中意指紛雜的塵世，這句話的意象真的太符合真實世界了——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完美，運氣特別不好的瞬間，或是日常中渺小的小確幸，種種情緒或者思緒的波動，都形成一縷一縷細細的髮絲，纏繞、分岔，硬梳開會斷裂，若是溫柔以待，確能使其保持柔順。而青絲也比煩惱更加懂得放下，無聲的掉髮，也是一種遺忘，適時清理已不再重要的，才能為後續值得珍惜的留下空間。

洗衣的過程也是同理，將衣物丟進去的瞬間，我是如釋重負的。而在



等待洗好的這段時間裡，正好能夠思考關於近期遇到的，那些繁雜瑣碎的小事，每一筆都不算大，但卻很令人煩躁。那些糾結在一處、剪不斷理還亂的，錯綜複雜，如同小蟲一般，雖不至於有害，卻也惹人厭惡。待衣物洗好，所有事，也將擁有適當的結局，原本紛擾的腦海，終將回歸平靜。

也到衣服洗好的時候了，我回過神，將洗衣袋全部拿出，放到洗衣籃裡，再慢慢搭電梯到頂樓。

頂樓，陽光明媚，天空萬里無雲，照的人極暖。還潮濕的衣物經過這種烈日定會很快就乾了，不再附有甩不掉的髒汙，而是回到最初的美好，無事一身輕。



桂花

■佳作獎 作者 / 陳米奇貳

那年8月開學時，爸爸開著軍綠色的老裕隆，老裕隆拚盡全力，仍擋不住嘉義太陽對異鄉人的熱情，幸好宿舍有窗外一排綠樹的庇佑，稍微緩解了我一身的躁動。

寢室裡一個人都沒有，門外走廊地板影影綽綽的反射，加上邊間有鬼的都市傳說，襯得此刻陰涼得有些可怕，幸好沒過多久，第一個室友就帶著他的親友團進來了，約莫6、7個人吧！一問之下才知道，阿運是嘉義人，這次的住宿不過是體驗生活，稍微整理後，阿運與他的家人就直接回家了。

喘息之間，第二位室友王其是漫花遍野時節的工蜂，完成採蜜的任務，回巢覆命去了。

剩我一人坐在床板上，將蜷縮的被芯緩緩撫平，裝進臨行前母親為我曬好的被套，上面帶有陽光的味道，被芯好似也變得暖融融。

不知過了多久，「轟」一聲，寢室的門突然開啟，一名提著大包小包的”武裝分子”風風火火地進來，將行李堆到我隔壁的床位上後，又風風火火地走了，楞是一句話也沒說。

「這人一定很難搞。」根據我的經驗，身上行囊多的人，心中的規則和束縛將同樣不少。最後一位進來的室友名為阿海，同第一印象那般，確實是一個難以接近的人，身處同一片天空下的我們四人，維持著不遠不近的關係，就這樣冷冽的11月來了。

我看過馬鞍藤，也見過草海桐，在鹹澀的海風肆虐的漁村找不著，卻於某天回宿舍的路上，第一次確立了，楊萬里並沒有說謊，他說：「不是人間種，移從月裡來。廣寒香一點，吹得滿山開。」在一盞盞暈黃的人工太陽下，月色映襯出的是油畫般，一點一點米白色的顏料綴在林間，就算是園藝系，也總有未見過的花，那花就像有魔力似的，緊緊抓住我的眼球，不讓轉動。



「四季桂很香吧。」不知看了多久，亦不知被看了多久，阿海在我身後幽幽地說。那天，我們第一次說了這麼多話，阿海說他的家鄉有很多桂花，說他從小跟著媽媽生活，學了很多手藝，我不信，但絕不是因為他粗獷的外表。或許是因質疑溢於言表，阿海只默默摘下許多米白色的星點，攏在衣兜裡，只說了句「等著吧！」，即逕自離去。

其實有時男孩子的友誼很簡單，拿點吃的就收買了，何況是那麼美味的牛奶桂花凍，鮮甜的牛奶和馥郁的桂花蜜，交織成牢固的繩索，將我和阿海緊緊纏繞一起，如此，我倆成了無話不說的好友，相通的不只是心意，也是寢室的位置。

每年一到桂花開的時節，寢室外頭那幾棵四季桂為了繁殖使出渾身解數，香味淹沒每個在風中路過的人，渾不知有人正虎視眈眈。連續吃了兩年的桂花甜品後，毫不意外地，我成了巴甫洛夫的狗，一聞到桂花香，唾腺就忍不住瘋狂運轉，直到大二下那年，某天突然聞不到桂花的味道了。

阿海的媽媽來拿走他所有行李的那天，沉重的東西壓在我和阿姨身上，阿姨彎下的背脊卸下貨物後，再也直不起來，回到寢室，隔壁空空的床位，和窗外開滿花的四季桂互相嘲笑，再看，花和床位都模糊成一塊塊色斑，那是光怪陸離的一天。

大三，倉皇逃到進德樓宿舍，門口有一叢矮矮的綠植，待在那裡一整年不曾開花結果，我將那段記憶妥貼封好，藏進綠植裡，自以為安全，直到記憶完全發酵，轉化成肥料。大四下學期要開始規劃畢業後的路了，來嘉義上課的日子每週就那麼幾天，或許綠植也知道我快離開了，趁我不注意偷偷開了幾朵小花，隨風搖曳時，像是在說再見。

說起來我好像未曾好好道別，於是湊近觀察，枝葉繁盛的綠植，原來是四季桂啊！小小的花，形單影隻，像我和王其、阿運一樣分散各地，這幾朵小花顏色慘白黯淡，傾耳聽，沙沙作響，怪罪我的膽小，怪罪我將珍貴的回憶埋進土裡，怪罪我如此狠心。

如此忐忑，回到當初那條進出宿舍的小道，和記憶中差不多的樹形，



月暈下米白色小花，像極了初來乍到那天的被芯，我趁著四下無人，向這些蘭潭宿舍的老前輩們訴說我的思念和遺憾，它們向我保證，會記得我和那個摘了許多桂花的男孩，我的摯友。說完再見，深吸了一口氣，那桂花香終於再次充盈鼻腔。





綠園二舍 孜孜不倦，學習的另一章

■佳作獎 作者 / 劉巧茹

「每件事情的發生，都是好的發生。」

這樣的信念引領著我正向快樂的成長，所以，當大學畢業第 23 年，進入家庭與職場第 22 年後，在工作遇到瓶頸需要提升心靈能量時，我認真的選擇再次成為學生，成為嘉義大學綠園二舍住宿生。

尋尋覓覓後心儀的進修機會在嘉義，考量從台中烏日往返嘉義將近 3 個小時的車程，加上當日研究所課程的學習，預想到體能消耗加腦力疲憊的情況，住宿是唯一的最佳選擇。

根據網路搜尋的宿舍情報，嘉義大學民雄宿舍為學生多元活動及生活、交流的公共場域，雖然宿舍歷史悠久，但每學期才六千元的住宿費，不但上課方便，又能節省交通費開支，C P 值相對蠻高的。112 年 8 月接到宿舍辦公室電話通知，備取排到宿舍時心情好歡喜，古色古香的嘉義大學民雄宿舍，我來囉！

那一天初相見的早晨，陽光剛穿透葉縫，宿舍周邊的松鼠活躍的穿梭在宿舍前自行車停放區嬉遊覓食，鳥鳴聲此起彼伏，撲鼻來的鴨米田共味，區間車車輪駛過校園旁的隆隆聲，宛如田園別墅的綠園二舍靜靜地矗立著。

綠園二舍房舍內，首先印入眼簾是雙層木床，床架上的銀色小貼紙記載著購入日期：嘉義師院時代，民國 81 年 11 月 17 日。哇！堅若磐石的守護 30 年，房裡透露著樸素而溫馨的氣息，落下行李透過手機視頻和家人問候，介紹新環境有耐心的宿辦大姐，來自不同背景的同学、與兒子女兒年齡相仿的可愛室友，彩色的校園生活正式展啟…

碩專班的生活充滿了挑戰與壓力，晨間午后深夜，埋首在桌前爬文獻追報告忘時鑽研的我，總是未曾忘食。早上 7 點刷宿舍門卡到鄰棟一樓學



餐，7比3的熱豆漿加冰紅茶搭一份薯泥三明治是幸福絕配。中午11:00刷宿舍門卡到鄰棟二樓學餐，來一份炸雞排套餐加無限續喝的熱湯是腦力泉源。下午4點的校園街口7-11的地瓜、茶葉蛋加熱拿鐵，宣告迎接精進學習的美好夜晚，這是嘉義大學住宿碩專媽媽的快樂食譜。

有快樂食譜，當然也有住宿踩雷食譜！

記得那一個不用趕報告作業的夜晚，想好好睡一覺，把夜間的拿鐵咖啡配地瓜，改成了高纖無糖豆漿配地瓜。記得的那一夜，整夜好難受～

滿漲的氣體在肚子鼓脹著，為了不讓無理的響砲驚動室友，夜裡憋著氣儘量～儘量～靜悄悄的頻繁爬下床鋪在廁所排氣後再爬回上鋪，充氣排氣充氣排氣，上鋪下鋪上鋪下鋪來來去去的直到天明，天亮時，沒睡好的我，也不好意思問難得早起的下鋪室友，昨晚睡得可好…

這個經歷和家裡孩子們分享，未來你們升高中大學即將可能住宿，切記媽媽的溫馨提醒，住宿生飲食是有禁忌的！

食中物含有大量高纖維食品，如地瓜和豆漿時，可能會導致腸胃蠕動加快，從而增加排氣和頻繁上廁所的情況。這個行為不僅會影響自己的睡眠品質，也可能讓上下鋪的同學感到不便，尤其是在夜深人靜的時候，上下床鋪的動靜更是讓人難以忽視，想要與室友建立良好的相處模式，調整自己的飲食結構就顯得尤為重要。住宿啊！能夠讓人成長為一個更加體貼和理解他人的個體，也為未來進入社會生活奠定堅實的基礎呀！

住宿飲食紀錄有譜，其實團體宿舍樓，靜心也有密笈的。

夜裏走廊間活潑不打烊的笑鬧、輕快慢跑聲、轟的關門聲…做報告時，為了不分心關注青春洋溢熱情有活力的少女們，我會戴上耳機配合Youyube 番茄鐘音樂沈浸在書海裡。睡眠時間，我習慣滴幾滴薄荷精油塗抹在頸側，藉由精油的涼感和香氣來放鬆心情，然後一副眼罩、一對軟耳塞，環抱陪睡長頸鹿窩進被窩裡，在吵雜中回到自己的寧靜，淨心靜心～很快就沉入夢鄉…

成為住宿生，意味著再次體驗學生生涯，感受那份自由的空氣。友善





的室友群，教育研究所、幼教研究所和輔導諮商研究所不同年齡不同專業群的集合，我們分享家庭的小故事和心情，在學業互助交流忙碌的學習之餘，偶爾與室友同學們相約到綠園二舍對面的育樂堂打羽毛球伸展筋骨，健康體能能提升專注力和學習效率。偶爾聽聽室友們休息時觀看綜藝節目的聲音，調整身心平衡很能舒緩緊湊的學習壓力。

進入 112-2 下學期的住宿，這段時間能夠專注於學習，追求個人專業知能成長和靈性發展，雖然也會面臨挫折和孤獨，可是這一次難得的機會，讓我和家庭之間找到一種新的平衡。進修是學習新知識的機會，也是自我探索和心靈再成長的過程，將這段經歷視為一次冒險，擁抱其中的每一份可能。

感謝每一位綠園二舍的你，豐富了我的生命，未來的 30 年後再回首，這一段將是人生回味無窮，難忘且充滿收穫的幸福樂章～



如果有深淵，貓會將一切推入深淵

■作者 / 鳳鳴雅濟

那天，窗外掛下了牛筋繩索那樣的粗而白的雨，似是瀑布從穹頂傾瀉，向外望去遍布一片朦朧，看不清前方的路。模糊增加了心中的擔憂，不斷問著自己：我真的可以撐下去嗎？

雨聲不停，雷聲不止，瀰漫在耳畔迴響，那是安慰，亦或譏笑，我也不清楚，恐懼迴盪在腦海中，我已無法思考。事已至此，我已無退路。

自從我搬入宿舍後，雨不知下了多久，我們依舊陌生，日後能和諧相處嗎？我並不曉得，只能向窗外祈禱，然而並沒有收到回答。是多麼希望時間能暫停，等我們熟識過後再開始行走，然而在這一刻時間並沒有縱容我任性，依舊無情地向前。那天是九月十日，是進到宿舍的第一天。

搬入宿舍後的第二天，時間的確停下，不過僅有上課的時間停下，而宿舍中的時間仍持續地走著。這天因為昨日的暴雨而停課，有人歡喜，有人卻覺得折磨。

我是後者。

這天，我蜷縮於宿舍的一隅，呆坐我的座位上。或許是社恐人格作祟，我不敢抬頭，只肯整天埋頭於筆電中，眺望螢幕間的曠野。當我偶爾抬起頭，眼前只見一大片木板，與陰暗——我不愛開檯燈。我享受陰暗的空間與孤寂的環境，在這個房間中唯有它能弭平我心中的焦慮。

翌日，時間齒輪恢復轉動，這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一天上課。見到同學們後，心中的恐懼更加劇了，我害怕人群，更擔心與這群初見面的陌生人們互動，擔心在未來的日子裡，我們無法相處融洽。在不知不覺間我築起



一道高聳的心牆，將自己與世界隔離——我對人群恐懼。

之後的日子中，我與這世界就像兩道平行線，沒有任何互動，無論是室友或是同學們。

我能明顯感受室友們努力地想和我接觸，想將我拉入人群當中，而我卻總是敷衍地回應，甚至保持沉默，我不太確定是不願開口或是不敢開口，但我猜是後者。畢竟，我依然克服不了社交恐懼症。安靜，或許是潛意識中的自我防衛機制。

同樣的日子就這樣日復一日地過著。我天天飲一杯孤寂，耽溺在我自己的小世界中。

直到那天，這種日子才畫下句號——亦或逗號，我不清楚。

那一天，
寂靜的手機突然
跳出通知，那是一
條來自室友的
消息：操場有貓
欸，你要過來
嗎？

我不清楚室
友為什麼知道我
愛貓，也不曉得
為什麼會突然傳訊息給我。



我懷抱恐懼，點開了訊息，內心猶疑不定：我要過去嗎？心理顯然地對人群依舊抱有恐懼，但熱愛貓的心卻驅使著我出發。此時，社恐人格與貓奴人格爆發激烈地衝突。一段時間後，我回覆了簡訊：好！我等下會過



去。

之後，便起身穿上外套，整頓衣裳起斂容，準備步行至操場。走出房間後，激動的心霎時又後悔了起來：我真的要去面對人群嗎？儘管心中擔心著，但秉持著答應後絕不失約的想法，我依然走出了宿舍。

猶豫的心跳動著，沉重的腳步彳亍著，走著想著，想著走著。

「噠、噠、噠」一個人的腳步聲，迴盪在夜的寂靜中，踏著月光，唯影相隨，在不知不覺中，我走到了操場。

到了操場邊，只見室友與同學們的目光全都盯著看臺上的一隅，我也順著他們的視線注意到了那個角落——那裡有隻三花貓，背上披著一片墨黑的夜空，斑斑黃澄的晚霞為夜空的無趣點綴，腳上的潔白已被泥土染黃。漆黑的眼眸中顯露出無盡的恐懼，惶恐地蜷縮在看台的角落邊上。似乎是因為我們闖入了牠的世界中，使得牠如此害怕。

隨後，我耐不住想接近牠互動的心，便壓低身子，緩緩地，緩緩地向牠走去。見我向牠靠近，牠旋即起身，拱起身子，又將毛髮豎起，張嘴露牙，「嘶——嘶——」，牠似乎是想藉此防衛自己，將我祛退。但我並不因此退縮，仍然慢慢地接近牠。

在那霎那，突然覺得：牠，好像我！像我一樣畏懼他人的接近，跟我一樣對陌生感到恐懼。

到最後，牠似乎放下了戒備。哈氣聲逐漸微弱，短促可愛貓叫取而代之。貓鳴劃過夜的寂靜，牠，似乎願意接納陌生了。我緩步向前，見牠瞳孔中的恐懼趨緩，腳上也沒有想要逃跑的跡象。

接近牠後，我伸出了手輕摸了牠背上的深黑，貌似見我沒有惡意，牠沒有過度地反抗。爾後我便移身，坐到了牠的旁邊，牠也站起了身，踏著



輕盈的貓步，走到我的腳上，坐下。那一刻，兩個畏懼人群的靈魂似乎都得到了對方的救贖。

見牠坐到我腿上後，原本還在遠觀的人群便走向了我，伸出了手輕撫著牠。而牠呢？依舊躺在我的腳上，享受在漆黑蒼穹下眾星拱月的爽快。而我也藉著牠的光，在那一瞬間享受了一回眾人的目光——似乎有了牠的陪伴，我並沒有感到恐懼。

那晚，貓奴人格奪得身體主導權，將社恐人格放逐。當他們與我對話，我不再像之前，敷衍帶過甚至避而不答，而能夠好好地面對人群，聲音不帶顫抖，說話不再結巴。恐懼離家出走，留下了輕鬆與我作伴。

腦海間突然閃過流傳在網上的一句話：「如果宇宙有深淵，那麼貓會將一切推入深淵。」

在牠走到我腿上趴下的一刻，牠將我害怕與人接觸的恐懼而自願自建起的心牆一磚一瓦地推入了深淵，牆體破碎，整面牆都隨之傾倒進入深淵當中。

在那晚之後，我不再如先前一樣畏懼開口與室友，與人群說話。也不再封閉自己，開始願意接納陌生的同學們，願意與人群互動，願意融入團體當中。曾經對人群的恐懼逐漸消弭，雖然還存在心理的一隅，但這對我的影響已不如以往。

屬於我的這條線開始出現偏斜，與這世界不再平行，漸漸地出現了交集。

那晚的三花貓將我對人群的恐懼推入了深淵，使得我對於與室友的互動少了點擔心，能夠放開心與之交談。在那之後，我不再築起心牆封閉自己，反而與這個世界有多了些互動，不再像之前一樣，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娛自樂。





這就是我最喜歡的魔法

■作者 / 俞松林

袈裟色的落葉受風牽引，哄著隨夜幕而眠的大地，一旁的建築外牆斑駁，鑲嵌其上的數個陽台擺設迥異，聲張各戶獨有的孤傲。其中緊鄰一旁樹梢的住戶，微開的窗口悄聲輕喚，夜蛾於振翅間指揮著燈火明滅，鍵盤響聲噠噠地與之相伴。裡頭比肩齊坐的兩位住宿者正討論電玩的劇情走向；另一位男孩孤單地與其背對而坐，兀自注目慘白的螢幕，鏡片反映的幾段文字扭曲變形，難解其義，即使透過鏡片從螢幕細讀，內容殘缺且文句不流暢，似乎也沒易懂多少，這正是男孩目前苦惱的。

「又要參加參加文學獎嗎？文學大師。」一位剛走進房門的室友在男孩背後驚聲問道。

「沒啊，就練習一下。」男孩說話的同時立刻把文字畫面切換到桌面。

「放心，我什麼也沒看到。」室友笑著說並梳著他的一頭棕髮。

「就算看到了也看不懂。」

室友不服輸的回應：「誒？瞧不起我的國文能力？」

「不是，是因為我還沒寫完啊！」

「那等你寫完再給我看！」

「不要。」

男孩的室友輕哼一聲後便離開，站在兩位玩電腦的室友後面一同談天。男孩以手指輕敲著筆電的外殼，試圖在這樣的旋律中找到靈感。他看的這些文句片段，是自己在無意間想到後隨手記下的內容，現在打算將之串聯起來，變成一段有頭有尾的作品，至少，不是如此支離破碎的模樣。



男孩本打算翻找櫃中的書籍來找尋靈感，但被耳畔迎來的晚風攪走注意力，他費力地將窗口拉大，這扇稍有年紀的窗似乎有些固執，迎窗而入的風聲隨著窗口敞開而變得愈加低沉。此刻他突然想到了什麼而埋首按著鍵盤，螢幕應聲顯示：

Where had I heard this wind before
 Change like this to a deeper roar?
 What would it take my standing there for?
 Holding open a restive door,
 Looking downhill to a frothy shore?¹

男孩臉上浮現一抹淡笑，隨後將額頭抵著紗窗，絲毫不在意滿是塵灰的網目，就如此呆望外頭的景色，幻想獨自倚靠著門，俯瞰坡下浪潮泡沫化，襲岸浪濤如鳴號角，所奏出的白噪音樂章，正適合沈思的背景聲。不過男孩很快就被拉回現實，只見隱身於夜幕之中的朦朧山稜線，不似早晨那般險峻，點綴墨色大地的零星燈火，自顧自地向繁星喧囂，眼前遮蔽了大部分視野的樹冠，其輕鼾的嚶語有著年邁的智慧。

他回頭看了看身後的三位室友，勾肩搭背，哄笑著侃侃而談，相得甚歡。

「一間房兩樣情。」男孩脫口而出。

坐在男孩正後方的室友疑惑地發出：「蛤？」

「不會想到走火入魔了吧？」棕髮的室友故作驚恐地問。

¹ 來自二十一世紀美國詩壇的巨柱：佛羅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的詩篇——孤獨（Bereft）。可參考譯文：「我曾在何處聽見這風，化作此刻更加深層的低鳴？它為何要使我立足於此，在這兒推開一扇倔強的門，凝望山下白浪擊岸的海濱？」





男孩並未理睬，只是靜靜的看了他們一會後說：「原來。」用手指了指他們三個：「男人間的友情很簡單，摟摟抱抱就可以了。」

三人對視了幾眼後，原本搭在一起的彼此立刻分開，男孩見狀滿意地笑了笑，三人亦覺有趣而自嘲了起來。待男孩瞥過頭，再度看向慘白的電腦螢幕後，笑聲停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室友的關切：「文學大師卡關了嗎？」棕髮的室友走道男孩背後問。

「感覺是喔。」最後一位室友說，男孩這時發現三人都望向自己，顯得有難為情。那位室友撥了撥眼鏡後繼續說：「從我進來的時候，你的電腦就一直是這個畫面了。」

聽到這句話的男孩本想再次把文字畫面切回桌面，但只是語帶責備的問：「蛤？怎麼都在關注我的電腦啦！」

「宿舍的設計就這樣啊，所以我也看到了。哈哈！」坐在男孩正後方的室友笑說。

「哎，也是。」男孩認命地說。

棕髮的室友學著男孩的語氣說：「就算看到了也看不懂。」他無視男孩的目光繼續說：「現在是沒靈感嗎？」

男孩遲疑了一會兒說。「應該說沒點子吧。」

「要好玩的點子就來看我們玩遊戲啊！這些劇情都很好玩喔。」戴著眼鏡的室友指著他的電腦。男孩起初並不感興趣，不過看到畫面中的對話框與人物的轉換，好奇心油然而生，他起身走向室友們，此後，先前男孩口中的兩樣情已逐漸交織在一起。

如今宿舍昏暗地只剩一盞桌燈，男孩蜷著身子打字，早疲憊的他想趁內心那股溫暖仍存時將其轉化為文字「文字是溫度變化最廣的存在。」他告訴自己。男孩看向三位玩累的室友在床上熟睡，這些再熟悉不過的畫面，仍試圖將其刻畫在文字中。男孩回憶起先前的內容，看到了方才的英



文詩，那時的自己孤單到顯得在這房中有些格格不入，這讓他突然憶起這首詩的末段內容，於是傾身向前翻找書櫃，欲尋找這段文字：

Leaves got up in a coil and hissed,
Blindly struck at my knee and missed.
Something sinister in the tone
Told me my secret must be known :
Word I was in the house alone

原先不想被室友知道自己正在寫文章而自我孤立，但最後仍被室友們接二連三的關心感化，他看著熟睡的室友們「是啊。」他微笑得說：「確實是被知曉了，但也被接納了。」他又將那首詩完整的讀過一遍，心頭湧起的回饋與先前決然不同，他伸了個懶腰，將電腦畫面滑到自己作品的草稿頁，內容已經比原先的多了不少，男孩在末段的章節下方打上了：「文字，是最自由的魔法。」又在下方空了一行留下一對引號，似乎還要打上什麼，但男孩僅是心滿意足地將電腦闔上。

翌日午後，太陽羞赧得躲在建物後方，蒼穹高且藍，白雲有些睏倦而早早依偎著群山，青綠草地上的大樹沙沙，似乎向風說著急切的情報。男孩與三位室友在走回宿舍的坡上，男孩看見飄來的一縷蒲公英，暗自希望能落到自己跟前，但事與願違，蒲公英帶著種子飄過圍牆不知去向。這時，棕髮的室友問男孩：「進度如何？昨天聽到你很完才睡。」

「算順利吧？」

「托我們的福吧！」

「嗯，真是謝謝你們的開導。」男孩雖故作敷衍，但確實認為受他們不少幫助。男孩想著昨晚記下四人互動的回憶錄而放慢腳步。他比任何人都要明白，文字的紀錄形式不若繪畫般具體，也不似拍照般精確，更不如



錄影般周詳，但文字的抽象使每次回憶皆千變萬化，其概括度是無限的且毫無死角，雖然有時出現些許缺口，但同樣地，也會因為多想起了一些細節而倍感歡喜，況且，文字會因人的心齡變化而有不同感悟，這也是男孩喜歡文字的原因。「刻下的文字如囹圄之門般成行成列，但卻沒有侷限住任何想像。」男孩看著走在身前的室友們自言自語：「讀的人不同也會有不同的想像。」此刻他正在心中躊躇著什麼。

「欸，你走很慢欸！」棕髮的室友回頭喊說。

「好啦！你很吵欸！」男孩邁起腳步。待與三人並肩時，男孩說：「欸你們，誰比我先到宿舍我就給誰看我的作品。」語畢，男孩便加快步伐，頭也不回地跑向宿舍，三位室友似乎還沒反應過來，一臉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看著男孩的身影越來越小。

「再不跑我們就看不到了喔。」戴眼鏡的室友說。

「放心，他會那樣說就代表不介意給我們看了。」棕髮的室友笑說。

男孩停下腳步，宿舍大門近在眼前，他緩慢轉過身，看見又有一縷蒲公英四處漂泊，但他已不在意其去向，而是將目光聚焦在漫步的室友身上，如此靜望著他們，此刻男孩心中，思想的種子已扎下了根。

「文字，是我最喜歡的魔法。」

千年之後

■作者 / 李祐綸

人生，是一趟宛如在汪洋中漂泊的旅程，人，就像一葉孤舟般，在這片海中載浮載沉，為了親眼見證海的那端究竟有著什麼，而義無反顧的前進著，他們或許是如同哥倫布般抱持滿腔熱血，到達前無古人所及之境地，又或者像無敵艦隊一樣踏著無所畏懼的步伐前進，也有可能，只是個被迫與老虎共處一船的少年，懷著迷茫與求生的意志，在這片既溫柔又殘酷的海域中活下去。

我在這片海上，並不追求遠大的夢想，比起一個極其龐大的目標，我更熱衷於這片海上的沿途美景，比起在規劃好的偉大的航道，秘境，才是我的心之所向。

而現在，我航行到了名為「大學」的海域，在經歷過前一個海域的戰戰兢兢後，我疲憊的身軀在這片平靜的海面上停了下來，並認識了我在這裡的頭兩個朋友，他們擁有豐厚的人生閱歷，有別於我的另一種人生，另一段航程。起初，我步步為營，深怕一不小心就走進水雷區，觸碰到他們心中最軟的那一塊，但漸漸的，隨著我們一同來了趟旅行，一起上課，一起參加蟲展，我們越來越理解彼此在想些什麼，也知道對方不喜歡什麼，我們就像破除了細胞壁般將隔閡破除，坦誠相待，漸漸的，我們的友誼日久深厚。他們其中一人喜歡各式昆蟲，另一個則是獨角仙與爬蟲為主，而我也在耳濡目染之下，更加了解了關於甲蟲的生命，以及球蟒可愛的那一面，甚至在一次次的夜間觀察中，我也比起以前還未到達此的自己，更加的熟悉各種蛙類以及其他活躍在宿舍周遭與校園內的物種。

隨著停駐在這片海域的時間越來越長，我也與更多形形色色的人接觸，有人打球的英姿很帥，但也會因為心大沒蓋蓋子，就讓剛養的守宮逃



出消失無蹤，有人是棒球能手，除此之外還是個神奇寶貝大師。在高中時，由於放眼望去每個人都為了頂尖學校而拼鬥著，又加上從小家庭就討厭我接觸那類事物，所以理所當然地認為沒有人會去觸碰「寶可夢」之類的被人認為是幼稚、課餘為小學生的遊戲或動畫，直到了大學，我改觀了，原來在這個世界上，還有跟我一樣喜歡它的同齡人，我們也因此有了共通的話題。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同學，他的家中像是開了間爬蟲博物館般，有著數隻不盡的甲蟲、蛇以及蜥蜴，他也對臺灣所有的爬蟲類瞭若指掌，每次夜觀幾乎都是他頭個認出眼前的生物是什麼物種，然後就會用他的攝影機拍照記錄，但似乎他每次有帶攝影機就很難看到稀有物種，非常可惜。

除了同學以外，我也在從學期開始後認識了不少學長姐，在人生的旅程上，他們走的比我們前面，見識過更多大風大浪，知曉更多學術上的知識以及人生的經驗，但有時他們的行為也參雜了些許幼稚，像是大二、大三的學長姐們，原以為他們跟我們之間會有嚴肅的上對下學長學弟制，但在從抽直屬開始的各個活動之後，我逐漸了解了他們，他們也如同我們一般，會打遊戲、會暈船、會女裝，在夜觀跟認植的時候，他們是負責為我們傳授知識者，而在網路遊戲上，他們就是我們的好戰友，打傳說時有他們，玩寶可夢打道館也有他們，與此同時，在普通植物學與林木生理學的課堂上，也能見到他們的身影，除此之外，他們在球場上，配合節奏的傳球，各種高深莫測的戰術，把對手玩弄在手掌心之間的縱容不迫也令我覺得他們雄姿英發，轉瞬間強虜灰飛煙滅，各個都是森林系流川楓，將籃球拿捏在他們的掌控中。

在這從零開始的一年大學生活裡，我認識了各式各樣的人，有同為森林系學生的室友，有比我們年長的學長姐，有傳遞知識的教授們，除了這些之外，我還參加的社團，也就是漫研社，高中時期，我也曾參與過類似的社團，但裡面的風格與我在動畫裡的印象大相逕庭，幻想破滅，而當我來到嘉大，踏進嘉大漫研社社辦，第一個想法就是，這才是我想像中漫研社該有的樣子，而社員也如同我所想，一群擅長不同 ACG 領域的宅，因為

具有共同的話題，我與他們相談甚歡，我甚至覺得相見恨晚。

人生這片汪洋上，無邊無際，或許我今後會遇到更加猛烈的風暴，各惡劣的雷電交加，處於熱帶低氣壓的籠罩下，但是，我相信，在千年以後，我仍舊會回憶起，與他們在大學的每個好笑的時刻，又或者感動的瞬間，亦或是淚流滿面的場合，而我這一葉扁舟的海上旅程，還正在繼續向前航行著。





〈在宿舍門前等她〉

■金作獎 作者 / 愛你越久我越被動

「男賓止步」貼在牆上

我拿著安全帽

等她下樓，我等她

像是水池裡的金魚等待食物

池上的蓮葉等待蓮花

坐在木椅上的人

用觀察來消磨時間

很簡單，愛需要耐心

水邊的蚊子黏附在我的皮膚

我知道她將要下樓

目送一個個學生走進玻璃門

（「男賓止步」貼在牆上

愛也需要忍受他異的目光——）

或走出，但我遲遲

等不到他，像發癢的皮膚

需要止癢

但這或許是最好的時光
為了和愛人吃晚餐
而感受寂寞的前沿
我的一生能有多少次
坐在宿舍前面看著
一個個學生走進玻璃門呢？

這是最好的時光，在徹底
長大之前，我們提前離家
她從玻璃門後走出來
池中的蓮花緩緩張開
好像萬物都能領受到
黃昏甜蜜的恩惠與自在





〈在那個我說早安和晚安的地方〉

■銀作獎 作者 / 鳳鳴雅育

鬧鐘如昔對我發起埋伏

遲到碰撞的吵鬧擊碎我的長夢

早晨的疲憊隨牙膏漱出

回應未眠室友的晚安

是未眠的早安

打掃阿姨將垃圾裝袋的聲響就像

是世界呢喃的提醒著

不在是我隨心所欲的年少是

新的歸屬是找到新的故鄉是枕上乾掉的

淚漬，是民雄的時序

有些人漸漸化為房間的一隅

將自己對摺整理好

完整的放進貼平的書櫃像

上課時手機的震動模式

若有似無的適應著





〈燒焦〉

■銅作獎 作者 / 篠原惠美

攜惶恐嘗試

更靠近：走廊的交叉路口

黑色味道重組至鼻尖

從門縫擦過，時而壓縮

放肆各房大規模想像

可能是尚未傳到耳窩的

——無聲警報

奔跑著，讓濕的腳印停在鞋櫃間

猶豫要帶哪樣東西逃跑

分配好：你帶牙刷，我帶肥皂

上腔靜脈連結左心房上緣

這頭沒有警報，遲疑

若生命到盡頭

血該往哪跑？

那頭並沒有氣焰



這屬於不當使用（公告這麼寫）

小廚房裡，人為錯誤

使得燒焦的麵包

再也還原不了

心壞掉的時候；黑得很硬

想記得卻記不起的

像麵包被遺忘

在烤盤上慢慢焦化

始終等不到，叮的一聲





〈咸豐草〉

■佳作獎 作者 / 鳳鳴雅玲

門後往常迎來嶄新的一年像
年久的吊扇始終轉著轉到綠園
木櫃上的灰塵依舊被收納著
像我早已不想奮鬥的決心 不合時宜的配色
都一切開始從這裡出發

晨曦穿破葉尖撒下
樓梯不慌不忙的向下遞減成
我推門後是一片嶄新的陌生是
習慣獨自對咸豐草說話
凝視著雪白的花瓣與
將變成刺蝟的花蕊
拾起一片擲地有聲的孤寂
直到我學會收納

教室學餐房間將我的一切對摺再對摺
然後 我能剛好的將自己放進 6418E 的位子中





深夜馬拉松

■佳作獎 作者 / 土撥鼠

無須槍聲 學分戰爭即刻起跑

如逃家的家貓躡手躡腳

動作輕盈 虛心加上小心翼翼

沿圍牆 爬下樓梯 就起跑位置

六盞冷色白光一一將漆黑褪去

凌晨的空氣凝結緊張

手指滑過一頁頁

無聲地結盟 互相扶持跑到終點的承諾

配速八分速

確認範圍 觀念理解

重點整理 步步推進



月影憂憂，晨光落落

■佳作獎 作者 /Stomach•Ache

走廊間 迴盪悠長的靜謐

樹梢上 垂掛慵懶的漣漪

在停止流動的節點 獨步漫漫

同不畏淵藪的明月 竊竊談心

月下 紙筆錯落 萬物屏息

以尺度量你我距離 有限

你看著雲 飄 我淋著雨 行

同一片天空 卻有各自錯誤的天氣

雲外 日月昇落 斗轉星移

設星系為心的單位 無窮

盤旋的衛星 不移的恆星 始終不在一個軌跡

拉不上的門 晾不乾的衣

措手不及 徒留回憶

在房外 尋一處長椅

躺下 閉上

與飛蛾 蛛網 蟬鳴 沉溺片刻自責

最終將窒息的苦澀 兌入抽離的癡迷

再作一場 月影追逐晨光的戲

闔上房門 反鎖抽屜

在光與影都不存在的地方 存放秘密

立下虛假乏力的誓言 隱藏透明純粹的心意

用一生完成這段無瑕的友誼





憩

■佳作獎 作者 /Uni

蛋黃被時間給打破

試圖用白布反覆擦拭

不承想卻蔓延開來

連白布也披上一層淺淺的黃

而我坐在小船上，觀察著風的動態

以便更好地掌握歸根的方向

趕在蛙鳴覆蓋之前，回家

門開了一扇又一扇

蕩漾的心逐漸從容了下來

喚醒房間中酣睡的月亮

與室友暢談今日份的點滴

直至熟悉的廣播聲夾雜夜色一併寄來，才甘願罷休

第幾次宿舍大戰

■佳作獎 作者 / 俞松林

隕石砸下 接近攝氏三十七度半
坑的曲度凹陷 約莫於毫秒之間
圓正自豪著完美 大陸分裂以前
流淌的鮮血匯聚與發散
水澆不熄盛怒犧牲成煙

撕裂狀的尖頂深壑具象顯現
嘶吼聲的高亢低沈不謀相伴
真理彼此捍衛雄雌各自獨斷
分離的大陸承載決裂的盛典
僵持不下時空早已忘了遞嬗

高潮不斷 誰也不願難堪
理智已蕩 邏輯應聲崩坍
阿基里斯追烏龜 矛頭直指肌腱¹

¹ 季諾 (Zeno of Elea, 公元前 490 ~ 430) 所提之悖論，他假設時間與空間是連續且可被無限切割，因此阿基里斯永遠也追不到烏龜。



悖論覆滅了溝通 難題加諸旁觀

多人少人的軌道 電車立場兩難²

潤滑摩擦已然哉問 腦袋已癱

好比企圖證明猜想 來自黎曼³

抨擊之大 大氣四竄

甩門這棋走的艱險

傾訴之權 全權獨攬

原告被告避而不見

案發現場 斷壁殘垣

代理國戰爭暗示了冷戰

局外人調解焊接著熱線

如何盡釋前嫌？

如何不問罪愆？

² 英國哲學家菲利帕·福特 (Philippa Ruth Foot, 1920 ~ 2010) 於 1967 年中首次提出的有軌電車難題。

³ 黎曼猜想。德國數學家黎曼 (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 1826 ~ 1866) 於 1859 年發表的論文〈論小於給定數值的質數數目〉中，首次提及這個猜想，至今仍是數學界難解且重要的問題。

漂流瓶

■作者 / 張庭瑜

金黃閃爍的長岸
緊靠著悠藍的碧海
在深藍另一端的你
是否在欣賞相同的美景

忽然 我撿到一個沾滿泥土的漂流瓶
將它稍稍清洗
期待著是你的消息
又或是邂逅一場新的美麗

我往內仔細地瞧
裡頭裝著一張隨筆的草稿
記錄著孩子的喧鬧
和一隻可愛的老貓
所有人都洋溢著幸福的微笑

好想让瓶子的主人知道
有人因他夢了一場美好
在你的懷抱慢慢變老





希望心意能夠漂流到
那抹藍色深處
讓你知曉



失約

■作者 / 劉巧茹

嘉義 美

初秋枯草成卷

乾稻田野靜逸成景

日出前微霧含光

我想 你會喜歡這微涼水色的早晨

民雄 很美

新夏白鷺結群

閒散水田屈腳棲息

夕陽顏漸染層雲

我想 你會愛上這繚繞無息召臨的夜

夜偷襲而上

日靜悄反轉

校園 鳥啼鐘聲

催風刮起一地青鬱黃葉





綠園詩意 風吹夜雨

結水落下一池思念予垂榕

你停步青春

我遊走獨語

茫茫 忙忙忘記

我倆未及的空白…



〈殘夢醒時〉

■作者 / 鳳鳴雅翔

檯燈暖光緩緩聚攏

睡意四散，人們沒入作息

我踏在夜的彼端

起伏的呢喃傳來，試將我召回

無我的夢鄉，終是蝕入了鼾聲的駭浪

疲憊緊鎖悲哀。隔著棉被

我起床、生活、嘗試著接受

以沉默代替言語，將不安拆碎

滑開心頭一痕，有了

與家的距離

房裡人聲撥慢我的寂寥

教室、學餐、宿舍三點一線

分不清楚是忙碌還是我

背叛了家，那些不安

散落成不著痕跡的生活





只當眼淚垂入夜的縫裡喧嘩散
在宿舍每一隅就如我無法適應的那些
從未消逝藏匿在走廊、夢中和
心的盡頭處

棉被上細細的陽光味
若有似無地將我帶回暑假時家的床上
遠行的緊張將曬過暖陽的被子捲緊成
一層層障住我的一切

直到我體內的風暴，席捲至夢
中形成巨大的漩渦才
明白我終究無法習得的
適應，剔透的晨光再次照進
我睜眼歸於
平靜

蘭心料峭

■作者 / 木易

蘭潭的水眨眨眼，澄波起漣漪。
我的心跟著蕩漾，往事浮上心頭。
三舍的走廊，二零八的我。
直奔雲霄的樓梯，觸手可及的天花板。
遙遙欲墜的電扇，嘎嘎作響的冷氣。
陳年污垢的地板，搖擺不定的鐵門。
天明之際，樹葉婆婆。
春寒料峭，夏至未至。
宿舍的斜坡，帶領著我走向十六個春夏秋冬
是誰的眼淚？滴在了心尖上
泛起了圈圈漣漪
這些淚水最終匯成一條小溪
一滴滴淌進蘭心
化為養分，開出光明之花



待 續

■ 作者 / 粉末狀在校生

紅磚上 綠蔭下
暖風 在樹影與髮絲間穿梭
心緒 在電梯裡一升一降
宿舍裡 情誼隨飯香升騰 四溢

淋浴間 水霧起
熱液覆蓋過每寸肌膚
在血液中 交融
在吵雜中 隔絕
暖意 升騰



夜色裡 桌案上
晚風吹動書頁 在青春裡 遙望
任憑餘下的咖啡 在昨夜
在一本本書籍裡流淌
在一間間宿舍裡流繞
未完的故事 在明日交錯

微陽下 窗台邊
執筆 續寫新的篇章



冬日獨夜

■作者 / 大玉

冬晨凜冽寒氣中，
我為期中考挑燈夜讀。
窗外細雨悄悄降落，
雨點的影子落在書上，
也飄散在我腦海中。

我睜開眼眸，試圖記住知識，
閉上雙眼，好似看見宇宙的奧秘。
期中考總是來得匆匆，
我期盼它早日結束，
也不由得享受著知識的溫暖。

宿舍靜謐，只有書籍的翻頁聲，
我和知識共舞在夜的幕境。
雖然冷冽，卻有著內心的火焰，
在這寒冷的冬晨，
我成長，我學習，





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

每一片知識，如同一朵花瓣，

綻放出智慧的光華，

我尋找著，摘取著，

讓心靈在智慧的花園中綻放。

期中考的壓力，如同寒冬的北風，

凜冽刺骨，卻也激起我內心的堅毅。

我不斷努力，不斷奮鬥，

期待著知識的甘露，滋潤我心靈的土壤。

當雨聲漸歇，曙光漸現，

我知道，即將到來的是春暖花開的日子。

而我，將迎接著新的挑戰，

用知識的羽翼飛越考試，翱翔於未來的藍天。

拾光之宿

■作者 / 無名

薄薄的牆體

寄宿著

遊子的孤寂

旅者的落寞

那些看似稀鬆平常之夜

輾轉難眠

消磨著意志

成為夢魘

制約在光影之外的理想

歲月

作為隧道流逝

我大啖幻想

遺忘了千里外的鬥志

學子

你可曾想過

這是一個大展抱負、築夢踏實之地

相比邂逅背後的爱恨





了無生氣的時光才顯厭煩……

解開枷鎖

亦或真情被枷鎖所困

終點前

有些過客駐足不前

與其擦身而過

邁著穩定的步伐

銘刻昨日之誤

回首

往昔日子

那段最刻骨銘心的寄託



啁 啾

■作者 / 稼軒

蘭潭似鏡

後山樹蓊蓊

鳥鳴翻越山丘

蕩漾心頭

啁啾

白頭翁喚醒沉睡的我

歌聲不絕於耳

穿梭叢林

與五色鳥合鳴

開啟美好的早晨

啁啾

日正當中

大冠鷲盤旋在冷冽的天空

懷抱著誓死的衝勁

尋覓屬於自己的獵物

無所畏懼

只為幼鳥在巢中





啁啾

南亞夜鷹劃破寂靜的夜晚

夢被剪開

留下輾轉

與孤寂共枕

氤氳靄黓

潭水浸染山的顏色

鳥鳴迴盪在山潭之間

只留一聲

啁啾



宿舍時光

■作者 / 潘佩珍

在宿舍的日子漫長而多彩，
點點滴滴充滿生活的篇章。
書桌上堆滿了書籍和筆記，
窗外樹影舞動著季節的變換。

每當夜幕降臨，靜靜地聚在一起，
分享著彼此的故事和夢想。
在這片安靜的夜空下，我們的心靈交融，
彼此的情感在宿舍裡得到了溫暖的滋潤。

室友間的話語彷彿交織的音符，
笑聲盈滿了整個空間。
午夜的時鐘聲漸深沉，
靜夜中孤燈照亮著夢的翅膀。

在夢中，我遨遊於自由的世界，
思緒如雲般自由自在。





住在宿舍的日子，

每一刻都是生活的韻文。

在宿舍的點點滴滴中，我們找到了生活的真諦，

在平凡中尋找到了不凡的價值。

或許是一杯熱茶的香氣，或許是一句激勵的話語，

每一個瞬間都是生活的美好。

我們彼此支持相互關愛，共同度過每一天，

在宿舍這個小小的天地裡，我們彼此成為了家人。

不論將來去向何方，這段在宿舍的時光將永遠烙印在心間，

成為我們生命中最珍貴的回憶。



星夜韶光

■作者 / 胡凱翔

春風

悄然而至

翩翩起舞的情愫

稚氣低偷看彼此

鐘聲，盪想著靈魂的花火

夜幕

一縷縷沉香

流淌著思念

新月勾勒的牽掛

在公園的榕樹下

隨風而至

使我們相遇，如詩如畫

晚風

緩緩流過

倔強的青石



嬌豔的水仙

乘載數不盡的溫情

帶走昔日的麵包與理想

夢醒

一切又是那麼真實

倒映著，破爛不堪的餘暉

遺忘了渾沌的畫面

也不再拾起



我的大學宿舍生活

■作者 / 張平暉

宿舍微光似初晨曦，
床頭燈影映夜未央。 書籍翻騰，思緒如潮水，
大一生活，心境漸生芳。

初入室友歡聲笑語，
彷彿春風輕拂初心。
窗外樹影輕搖，如鄉愁，
夢中未傾，青春未懼。

午夜風雨敲窗索清新，
寢具洗曬，晨光如新。
驚夢醒，書山徑路，
琴瑟友情，情漸濃深，
學業共奮鬥，期中期末夜未眠。

時光荏苒，悄然已至期末時 揮別室舍心難捨
空房初至心亦虛，離別時光內心澎湃。
每一片微光述心情， 大一時光，綻放新。
室舍中青春交織， 響徹懷。





星·願

■作者 / 71

大漠燃起，
沙粒與海浪相遇，
微風輕喚，
大地散發著熾熱的氣息。

浪花輕拍礁石，
灼熱的陽光穿透雲層，
微風撫過臉龐，
我們共享同一片天空，
感受生命的脈動。

共舞的靈魂轉瞬分離，
星辰藏起，
河流奔赴朝陽，
在宇宙間尋找自己的出路。

校訓

誠樸-誠敬待人，崇尚樸實作風。

力行-努力實踐，體現知行合一。

創新-創意革新，追求卓越境界。

服務-熱心公益，增進社會福祉。



誠樸力行
創新服務

國立嘉義大學創校百年誌慶

校長艾群博士題
校友羅清元博士贈
二〇一九年吉月